責任編輯：尉瑋 版面設計：謝錦輝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
本版逢周二、五刊出

《捕鼠器》首度來港演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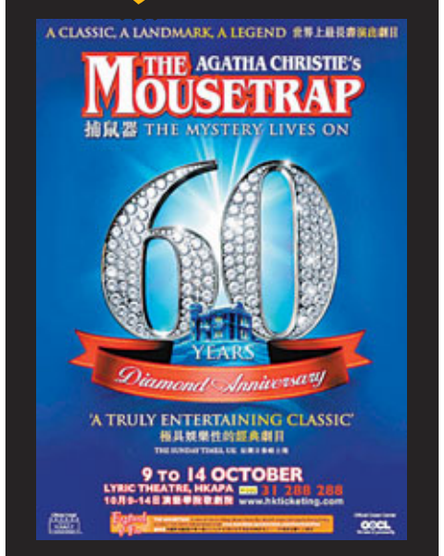
兇手是誰？！

一個風雪交加的晚上，一間偏僻的酒店內，房東夫婦二人及五名住客，一起陷入一宗謀殺案中。正當探員展開調查，他們其中的一位竟被突然殺害。到底誰是冷血的殺手，而下一個受害者又是誰？

英國暢銷偵探小說家阿加莎．克里斯蒂（Agatha Christie）的名作《捕鼠器》（The Mousetrap）即將首度來港，來自英國的原班創作團隊將為觀眾帶來一個驚悚而刺激的夜晚。「兇手就在你們之中！」每個觀眾都來過把偵探癮吧！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圖：Lunchbox Theatrical Productions Ltd.提供



捕鼠器

時間：10月9日至14日
（逢星期二至六晚8時正，逢星期六下午4時正，逢星期日下午2時30分，逢星期日晚7時正）
地點：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

被稱為「謀殺天后」的阿加莎．克里斯蒂一生完成了66本偵探小說及約14篇短篇故事，包括膾炙人口的《東方快車謀殺案》及《尼羅河上的慘案》等。1947年，英國BBC電台為慶祝英女王母親王太后Queen Mary八十歲誕辰，想到王太后是克里斯蒂的粉絲，就特意邀請她創作一齣名為《三隻瞎老鼠》（Three Blind Mice）的短篇廣播劇。其後，克里斯蒂以這短劇為藍本，加插額外角色及故事，發展成劇本《捕鼠器》。該劇自1952年11月於倫敦城西首演以來，至今已演出超過24,000場，是倫敦戲劇最長壽的演出紀錄。

當克里斯蒂完成劇本時，大概完全沒有想到會如此受歡迎。當時，演出經紀人Peter Saunders曾對她說，估計演出能持續14個月，克里斯蒂不以為然，「才不會那麼久，8個月吧，我想8個月就差不多了。」誰想到一演就演了60年！

按照規定，每一年只能有一個被授權的《捕鼠器》製作可以在英國以外巡演，但今年卻是個例外。為了慶祝該劇面世60周年，主辦方首次授權多個製作，在世界各地上演，與觀眾同樂。香港觀眾有眼福，即將享受這「額外的bonus」。

回到1950年代

一個演出如此經久不衰，秘訣到底是甚麼？導演Alan Swerdlow說，其中一個原因是，倫敦城西的演出中，演員每年都改變，而每幾年，就會指定新的導演執導。「這是為了避免演出落入窠臼，也鼓勵每個團隊都帶來新鮮的詮釋。然而，雖然你不需要嚴格地重現每一個動作、佈景及燈光，但你絕不能搞亂場景和對白。」這次帶來香港的演出，將向《捕鼠器》最初搬上舞台的那個時代致敬，那是1950年代。「我們也必須將它設置在那個年代，」Swerdlow打趣地說，「因為現代的發明，比如手機的出現，將意味着謀殺謎團有可能在開始的10分鐘內就被解決了，那整個演出將不復存在！」

為了讓觀眾自自然然地「回到過去」，劇團花了很多心思去設計佈景及燈光。這對演員來說也是一大挑戰，他們將嘗試去呈現當時英國人的舉止習慣和生活格調，一點小紕漏，就有可能令觀眾「出戲」。「我們做了很多調查，但我不想演出變成『博物館作品』，或是讓人覺得老套。顯然，場景和服裝一定要符合時代特徵，但是我覺得，小細節才是真正的關鍵因素。比如人們坐下和走路的姿勢、點燃香煙的小動作，他們的舉止格調、語言發音、粗口俚語……所有的這些都需要非常精確。觀眾也許不會注意到這些微小的細節，但正是這些細節讓場景得以真實鮮活。在南非演出時，我的燈光設計師甚至按照演出在50年代時的燈光設計來打燈，我們希望在香港也重現這一點。我記得在排練中，我們得要不斷提醒男演員們：在女士入場時馬上起立，並在她們就坐之後才坐下……」

而這也正是克里斯蒂吸引人的地方。讀她的偵探故事，百分之七十的趣味來自於解謎，及與作者鬥智鬥勇揪出兇手，百分之三十則來自於觀賞當時的英國人，或比利時人（偵探白羅來自比利時）的生活習慣及舉止特色。而在馬波小姐的探案系列中，你更會充分領略到英國鄉村的老太太如何在八卦gossip中尋求線索，從而破案。說克里斯蒂的偵探小說「細節就在生活中」真是一點沒錯。所以她的每本小說，既有謎案的建構，又有十分細緻的生活描寫，更少不了恰到好處的幽默感。那些對白有時甚至有些促狹，讓人在最緊張的關頭也忍不住莞爾，更別提她「謀殺之後總有愛情」的設定，為故事帶來更多樂趣。

Swerdlow說，希望觀眾一起踏上一段「時空之旅」，去經歷一次驚悚又令人興奮的歷險。而演出也會遵從該劇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悠久傳統——由一個演員在演出中站出來，說服觀眾對兇手的身份保密，不要告訴未看劇的人。「60年來，還沒有人打破過這個承諾呢！」Swerdlow說。

CSI Berkshire

Swerdlow本人就喜歡看偵探故事，也是克里斯蒂的忠實粉絲。他還記得第一次看《捕鼠器》，是7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拜訪倫敦時。「那時，這個演出簡直就是遊客必到之處。」他興奮地說，「你去看國會大廈、白金漢宮、皮卡迪里廣場，你就會去看《捕鼠器》。」那場演出的細節他已經記不清楚了，只記得兇手身份揭曉的那一刻，他吃驚得要命。「我沒想到會是那個人！我最喜歡這個劇的就是，克里斯蒂給了觀眾三個主要線索去推想兇手的身份，但你仍然需要十分仔細留意舞台上的對白和動作。但幾乎每個人最後都看漏了眼。」

Swerdlow說，《捕鼠器》的故事佈局十分出眾，這也是為何在克里斯蒂的幾個劇本中，它流傳得最廣也最久。「它屬於比較早去探究兇手的心理狀態的作品之一——是甚麼促使一個人犯下謀殺的罪行？是他後天成長的影響還是其先天的邪惡所致？克里斯蒂也在劇中加插了許多社會問題和禁忌話題，如虐待兒童的話題，就從來沒有在之前的舞台上出現過。但是，除去這些嚴肅的方面，演出仍然娛樂性十足。這真是個好故事，而我們都喜歡令人興奮的故事，看看電視劇《CSI》龐大的觀眾群就知道了。我們喜歡看謎題怎樣被揭開，從福爾摩斯開始，我們就總是想要知道『到底是誰幹的？』甚至莎士比亞的《哈姆雷特》，也有一部分是謀殺懸疑故事。剛開始排練時，我就告訴我的演員們，把這個劇想像成『CSI Berkshire』，只不過是用1950年代的技術和推演方法來辦案。對演員和觀眾來說，這過程都有趣極了。」

這次來香港的演出，演員陣容與該劇2011－2012南非巡演的陣容一致，「他們都是十分專業的演員，在南非非常受歡迎，許多人更是表演大獎的獲得者。」Swerdlow說，「這個陣容最特別的是，我們的演員的年齡符合克里斯蒂原著中對角色年齡的描述。多年來，這個劇中的演員的年齡都很多變，但我想，若我們所挑選的演員本身便符合原著的描述，那對於故事時間線的展示是十分重要的。」

團隊於去年10月底開始排練，對於Swerdlow來說，雖然對整個故事已經爛熟於胸，兇手的身份對他而言也不再是個秘密，但每一次看到演員在排練中挖掘出角色的微妙新意，或是收到不同地方觀眾的不同反應時，他仍然覺得欣喜刺激。「作為導演，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將所有的東西匯集成一個整體，讓所有的細節都精準呈現。從演員間的一個眼神交換，到幽默的時機的把握……總而言之，故事一定要十分明了而不能晦澀不清。」

香港的觀眾們，準備好抓兇手了嗎？

香港大會堂50周年 文、圖：周凡夫

每月登場

大會堂的前世今生——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（6）

電影節轉身再轉身

1977年的第一屆香港國際電影節，出乎意料地大受歡迎，這和第一映室（Studio One）多年來以大會堂作為推動藝術電影的基地有很大關係。第一映室是香港首個民間電影會，與大會堂同於1962年3月2日誕生。初期全是外國人，其後才有華人參加，許仕仁還做過主席。何弢、李懷樸都是中堅分子。

當年第一映室的電影節目主要安排在大會堂劇院放映，直到八十年代中轉到市面戲院和法國國際學校後，活動慢慢減少，終於「完成歷史任務」。當年第一映室的電影節目必有場刊，其中不少場刊封面是後來以建築作為本業、多才多藝的何弢設計。何弢喜奏大提琴，繪畫設計尤具才華，後來大會堂更換新地毯的圖案亦是他的設計。至於1977年落成，能讓已飽和的大會堂壓力稍減的灣仔藝術中心，更是何弢費盡心思設計出來的心血產品。

第一映室的場刊封面設計者除何弢外，還有譚乃超、Lynette Grass、Anne Thaler、Horst Reiuemer、H. J. Feldman、Christina Roe、 Stephen Chan、Terence Young，和Sydney Flynn等人，其中不少封面有如畫作一樣，充滿藝術美感，至今仍成為當年很多影迷的珍藏。（附記：何弢於2002年4月29日在武漢突然中風，幸而其後病情趨穩定，轉回香港醫治，但至今仍未甦醒。）

勇氣可嘉 催生失效

可以說，第一映室是首屆國際電影節能「一炮功成」的功臣，由此，亦大大激發了當年於大會堂任職、催生電影節的楊裕平和周勇平的雄心壯志，翌年（1978年）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行第二屆，其時雖然在國際間仍全無名氣，但兩人卻有勇氣邀請比利時國際電影資料館協會會長到香港來，擔任嘉賓作專題演講。

當年此一想法，存在着「雄心壯志」的計劃，期以專家的專題演講，引發大家對香港建立電影資料館用以保存香港電影文化的關注。想法雖好，但奈何當時卻乏經費，難以成事。及後獲知嘉賓願意自費機票來港，楊裕平、周勇平、林年同、劉成漢和羅維明等幾位電影節的工作人員都高興極了。奈何該次苦心「經營」出來的講座，並未能將電影資料館催生出來。香港電影資料館要到2001年才落成，當日有心人仍當會記得，發生於廿三年前的講座應列入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發展史中。

這段1978年香港國際電影節的「插曲」未能將電影資料館催生，那和當年香港社會對此仍缺乏認識很有關係。不僅如此，當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，主要放映場地一直是需求日多、排期越來越緊張的大會堂劇院，這對國際電影節的發展亦帶來局限。這種情況，隨着香港文化中心的啟用才出現改變。1990年第十四屆首次將主場館從四百多座位的大會堂劇院，轉到新落成的香港文化中心一千七百多座位的大劇院；同時亦首次選映香港電影作為開幕與閉幕節目。當年，香港國際電影節已名氣大增，透過這個電影節選看亞洲區內作品的外地影展負責人、發行商、研究學者亦確是大大增加了。

第廿一屆是1997年香港回歸前最後一屆。這一屆特別以「光影繽紛五十年」作為香港電影回顧專題，選映了過去近五十年來的國粵語影片共四十五部，同時還有「我和電檢有個約會」，特別選映了十多部曾被禁映的影片。而電影節之後又舉辦了為期三天、探討香港電影工業的過去和未來的研討會，也就形成一股回顧的懷舊潮。

■何弢為第一映室設計的場刊封面。

事實上，在這一屆以後，電影節開始不斷「變身」，1998年第廿二屆因香港回歸後拆局，改由臨時市政局主辦。第廿三屆除了同樣是回顧懷舊的專題「香港電影新浪潮——二十年後的回顧」，更首次增設國際影評人聯盟獎，由印度電影《漫漫人生路》（A Journey）獲得。至於評審團特別推薦獎則頒給香港余力為的《天上人間》，自此亦改變了不頒獎的非競賽性影展的性質。

公司化後一再變身

踏入2000年後，電影節更加快「變身」，首先是拆局後市政局不再運作，電影節改由香港特區政府轄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，但三個節目策劃人仍是李焯桃、王慶鏘和羅卡。翌年電影節的銀禧紀念，又改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藝術發展局首次合辦，然卻頗為低調。到該年12月，電影節辦事處遷進銅鑼灣一幢商業樓宇，聘請戚家基為電影總監，李焯桃為總經理，黃國兆與王慶鏘擔任節目策劃，開始籌劃電影節公司化。

接着三屆由香港藝術發展局獨力主辦。2003年首次引入商業機構命名贊助，2004年4月21日電影節閉幕，「藝發局」主席陳達文宣佈電影節正式「公司化」，並舉行移交儀式。到2005年第廿九屆電影節踏入「公司化」新紀元，正式由香港國際電影節協會舉辦。2006年第三十屆開幕前夕，還舉行了「香港國際電影節三十周年晚宴及《向動作指導致敬》之夜」的活動。在第一屆場刊撰寫《電影—藝術或娛樂》一文的許仕仁，三十年後已「變身」為政務司司長，以頒獎嘉賓身份出席並致詞。

2011年第三十五屆更將過往在復活節期間舉行的慣例改變，安排在3月20日至4月5日舉行。電影節是否還會繼續「變身」下去，對大會堂來說，都不會有多大影響了，在電影節中，大會堂的角色已改變了。

資深影評人石琪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三十周年紀念特刊中，對電影節寫了一段很中肯的評價：

「三十年來世界日新月異，變幻離奇，香港也改朝易主了，香港國際電影節當然也有變化，由小到大，由官辦變公司化，由純觀摩變為增設小型競賽獎項等等。但電影節的模式早已定型，基本不變；成為亞洲一個可能最長久和穩定的國際電影節，這是可喜可賀的。……香港電影節的優點，是為本地影迷提供觀賞世界各地各式精選影片的機會，成為影迷的節日。至於國際影響力就可有可無，有固然好，就算沒有，今後保持為影迷熱情看電影的目的，也不錯。」

這一屆放映的影片數量是第一屆的六倍，放映場數是五倍，入場人次是十倍，這個成績沒有人會忘記，基礎正是建立在大會堂這個滿載着無數影癡美好回憶的地方！